



密勿稿卷之二

正德南征時十四道



揭帖查得先年寧夏真鐸反叛

朝廷命將出師之時曾頒 詔書告諭天下今江

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軌殺害守臣林大劫郡縣

地方被其荼毒比之真鐸罪惡尤甚

皇上親統六師奉天征討與尋常遣將用兵事體

大有不同正宜照依前日 明旨頒降詔書大誥

天下使知宸濠罪大惡極覆載之所不容王師之

出實非得已臣等所擬寬恤事宜惟欲剷除首惡

分釋脅從固結人心保護邦本謹隨揭帖封進伏

望 聖明俯垂睿覽即賜施行天下臣民不勝歡
慶

揭帖 看得宸濠悖逆朝廷已革其王爵削其屬籍
但未明詔天下天下之人恐尚未知宸濠之罪大
惡極至於如此故近日各處題奏本內往往仍舊
提寫寧府字樣見者皆憤惋不平實於事體未便
今臣等再行撰擬 詔旨上請定奪其一應寬恤
條件俱各停止俟大功告成之日另議施行則人
心慰安而逆賊指日可擒矣伏乞

聖裁

正德十四
年八月

題仰惟

皇上親征神威遠震旬日之內江西逆賊遂已成
擒餘黨解散海內臣民曷勝懽慶臣等尤有私憂
過計不敢不為

陛下言之伏見近日宣府奏報興河城等堡達賊
下營長濶數十里日遣輕騎千百成群入境侵擾
已調大同遊兵前來懷安城住劄但慮各邊軍馬
調去南征數多在鎮軍馬缺少未免顧此失彼伏
望 皇上軫念西北重地萬一倉猝有事恐難支
持合無將調去南征軍馬量賜掣回本鎮照舊防

守仍乞 聖明審度進止或專命親信重臣前去
江西會同都御史王守仁將生擒斬首逆賊名題
及逆黨家口財產等項逐一查處停當奏請定奪
如此則 陛下既有以全內安外攘之至計又有
以收南征北伐之全功矣兵部覆奏大同遊擊孫
鎮本內亦是此意通乞 聖裁
正德十四年八月
題為恭請 聖駕還京以安人心事照得近日孽
藩宸濠肆行叛逆 皇上念宗社大計不得已恭
行 天討先聲所至威武振揚是以地方守臣仰
遵 廟謨元惡就擒餘黨悉滅正宜即日班師還

京 御朝宣捷百官致詞稱賀侯宸濠囚檻至日
通行各處親王議罪多官會問議擬明白奏請定
奪然後詔告天下此事體重大難以遲緩不可不
亟為之處也臣等尤慮 聖駕在外巡遊未已陸
路有跋涉之艱舟行有風波之險野宿有震驚之
虞古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以萬乘之尊四
方觀聽所繫而可輕自貶損忽畧一至此乎且師
旅經過日費不貲糧餉之給竭於民之所供物用
之需盡其地之所產馬匹兌及種騾船夫役至孤
婺州縣正官多被逮繫驛遞衙門半已逃亡河道

阻塞糧運稽遲商賈不通物價湧貴官府政務俱廢居民室家不保至如回夷近在肘腋番僧召令隨行凡若此者皆自來所無之事豈不大為

聖明之累哉况今各處地方災異迭見京師乃

宗廟社稷之所在而今日地震不寧江南乃國家財賦之所出而連年大水為患他如宣府冰雹大如盤甌陝西大風至於拔木其餘水旱蟲蝗火災不一而足召災致變必有其由又今北虜擁衆在邊畿內盜賊蜂起而邊兵缺少未見掣回又况京城之內居守無人諸司章奏久不得出卒有事變

可為寒心伏望 聖明上畏天變下恤民窮不惑

於浮言不牽於逸欲早賜凱旋脩明庶政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大慶也臣等愛君憂國惓惓

愚悃不覺至此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正德十四年九月

揭帖 看得兵部本內欲行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大

臣并五府掌印僉書官令各自陳蓋因今日江西逆賊欲犯南都根本重地武備不可不脩故有此議似亦相應今聞 聖意欲令南京該衙門查奏

定奪緣前項武職大臣自成國公朱輔而下不過十餘人其賢否莫逃於聖鑒之下該衙門難以擅

便議擬合無仍照原票令其自陳去留惟上所命則恩威出自朝廷亦以見

皇上體貌大臣之意伏乞

聖裁

正德十四年十一月

題該司禮監太監傳奉

聖旨云云臣等仰惟

皇上一聞大行太皇后崩逝趣駕還京不過信

宿梓宮在殯又朝夕奉侍几筵躬行奠獻未忍暫

離聖德大孝傳播四方凡在臣民無不感動今乃

奉有前旨欲往山陵親視其工固知哀傷追望之

情發自聖衷而人心不無駭異在禮居喪寢苦枕

塊不敢輕於出入皇上居處喪次哀痛方殷豈

忍遽離若復經日遠出尤非所宜其山陵開隧興

工自有各該衙門官員遵奉勅諭供事

祖宗以來並無親往視工之例况今禮部等衙門

累請視朝皇上批答據禮述情未忍視朝但勉

遵遺詔俯從所請是視朝尚不可輕出顧可遠

詣山陵於百里之外乎又况視朝之日例該制

諭禮部議上尊謚數日後禮部上尊謚議又數日

恭上尊謚冊寶又數日頒詔天下各項大禮儀

相繼在邇所當舉行萬一此禮稍有未盡則何以

慰 九廟之靈解宗藩之惑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訓哉伏望

皇上益隆聖孝恪遵禮制山陵之後付之所司不必自徃看視輕廢几筵之禮則

皇上一念孝誠真足以格天心而孚衆望矣臣等不勝哀痛迫切之至 正德十四年

題為辭免賞賜事伏蒙

皇上以臣等題寫銘旌各賜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新鈔三千貫臣等仰見 聖心慎重喪禮特循善典有此頒賜下情不勝感激但思前項供事乃

臣等職分之所當然值斯摧哀之時願受厚賞心殊未安况今營造喪儀所費不貲而各處災傷錢糧蠲免府庫空虛經用告乏欲望

皇上少加睿慮將前項賞賜收回內帑仍乞今後凡百經費務加節省以為足國裕民之遠圖則臣等受賜大矣伏惟

聖明鑒納 正德十四年

題近日傳聞直隸及山東等處鎮巡等官欽奉

聖旨禁約地方人等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

城市鄉村居民畏避重罪隨將所養之豕盡行殺
賣減價賤售甚至將小豕掘地埋棄者有之人心
惶駭莫測其由臣等切思民間豢養牲豕上而
郊廟朝廷祭祀宴饗膳羞之供應下而百官萬姓
日用飲食之資給皆在於此不可一日缺者孟子
曰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五十者可以食肉矣
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所以制民之產其道如此且
人年五十非肉不飽則豚彘之畜正乃養生之具
而非所以致疾也人生瘡痍乃血氣內傷風濕外
感所成豈豕肉之故歟

為生理之資正宜教之孽息蕃育豈可禁乎至於
十二支生辰所屬物畜乃術家推筭星命之說鄙
俚不經不可為據若曰國姓字音相同古者嫌名
不諱蓋以文字之間雖當諱者尚且不諱嫌名今
乃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其可乎况民
間日用牲豕比之他畜獨多牛以代耕亦非可常
用之物私自宰殺律有明禁不可縱也此事行之
雖若甚微而事體關係其大如此傳之天下後世
亦非細故誠不可不慮也伏望

皇上洞察物情詳審命令亟勅所司追寢前旨仍

通行曉諭各處地方人民各安生業毋致驚疑則
事體不乖而人心慰悅矣臣等偶有見聞不敢緘

默伏乞 聖裁

正德十五年二月

題為恭請 廻鑾舉大禮以安人心事正德十五

年二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傳奉

聖旨朕親統六師正名討賊今各該罪人既以次

擒獲待解到之日隨即班師回京告于

郊廟仍恭行 大祀之禮其考察天下朝覲官員

并殿試傳臚等項及 孝貞純皇后大祥告祔一

應禮節亦俱於三月內次第舉行爾内外文武大

小官員宜各安心辦事欽此臣等伏聽 明旨拜

稽之餘因以仰窺 皇上慎重大禮慰念臣下之

至意大小臣工無任歡慶茲者佇俟日久不聞

旋蹕之音臣等下懷未免轉生疑慮豈有

聖明在上而肯失信於天下乎切惟 大祀之禮

我 祖宗以來皆於正月行之今歲改卜二月看

牲官員自去冬十二月初一日為始至今百十餘

日輪流未已時既屢更嫌於褻玩况春丁

社稷之祀俱未舉行神人之間兩有未安者

孝貞純皇后大祥在二月初二日禮宜即時祔

廟祀享雖欲擇吉亦當不出數日之內今又將及禫期而改卜至再揆之禮制似有未宜又天下諸司入覲官員本以朝正為名今到京數月尚未得一覲天顏吏部雖已會官考察上請黜陟未奉定奪難擅放回各該官員俱係司府州縣掌印正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雖有署印官員豈能一一幹理乎至於禮部會試中式舉人例該三月十五日皇上御殿策試讀卷傳臚具有

皇祖舊規此尤國家登庸賢俊之重事亦不可以大緩者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發出施行以上事情臣等累曾具本奏請未蒙允納若知而不言言而不達則臣等固不能辭其責若 陛下聞而不行行而不決亦恐無以自白於天下也況今沿河一帶連歲災傷餓莩盈途六師屯駐供億繁勞民窮財盡意外之變尤切隱憂考之宣德二年

宣廟親征漢庶人於八月初十日出師至九月初六日還京計其往還不出一月之間輯寧邦家貽謀弘遠伏願 皇上仰承 祖德俯順人心務懷遠圖用全大信亟命班師回京悉照前旨將各項

禮典以次舉行仍先將各衙門題奏文書照常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臣等大馬微誠不勝

惓惓之至

正德十五年三月

題為懇請班師以慰人心以安宗社事通者宸

濠叛逆旋已就擒尋奉明旨待解到之日隨即

班師人心皆為之喜慰今聞停繫南都亦已數月

陛下以萬乘之尊六軍之衆暴露於外尚未定有

還期則人心之喜慰者又未免轉而為憂矧况軍

旅屯駐供億既繁而倉庫在在空虛夫船候送聚

集既多而州縣日日費擾從征將士行役既久豈

無父母妻子之念地方人民貧困已極常有死亡

轉徙之虞又近日以來京畿及山東河南等處盜

賊竊發百十成群隨撲隨生不能禁止今日之事

豈不大可憂哉豈不大可懼哉此無他蓋以

聖駕出京既遠歷時既久居守無人政務廢弛其

勢必至於此也然此特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耳

况今罪人既得理當奏凱之時天氣漸涼正可班

師之日伏望

皇上深戒逸遊務存兢業亟降明旨振旅還京

將各項典禮以次舉行不勝至願

正德十五年八月

題近日傳說

皇上班師已離南都不日奏凱還朝內外大小臣工聞之不勝懽慶但今各衙門題奏文書已該臣等擬票封進自去年八月以後至今年正月二月尚有多半未曾發出以致各衙門本內往往皆稱未奉明旨委的前後事情不相照應難以遵行况中間多係重大緊急事情不可遲誤者且如吏部推用南京操江并鄖陽貴州延綏等處巡撫都御史并各處布按二司方面官兵部推用寧夏遼東各官皆係邊方重地鎮巡重任日久缺人辦

事甘肅地方先年起送進百夷人差官查理明白又留住在關及近日佛朗機并滿刺加占城等國進來番文書事干地方俱未見有處置夷情反覆不可不慮其江西地方逆賊雖已就擒而荼毒之餘軍民十分困苦見今功罪未論刑賞太遲至如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盡忠死節天下之人皆痛憤之今已一年之後尚未顯加褒恤何以激勸人心况今天氣漸寒河道將凍伏望

聖明俯察輿情早旋法駕仍令通查前後齎奏文書發與各該衙門遵守施行庶幾政務不廢人

心稍安矣

正德十五年九月

題臣等欽奉 勅旨於本月二十五日恭詣

行在伺候朝見伏聞 聖意欲將逆賊宸濠并拱

櫟等一十四名就在本處議罪行刑切惟宸濠悖

逆天常滅絕人紀肆行反叛覆載不容速宜明正

典刑以雪神人之憤但我朝

祖宗以來凡議擬大罪必於內闕即古廟議之意

處決重犯必於市曹即古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

意此乃一定不易之成規况前項逆賊

聖駕親征之時嘗告于 郊廟社稷然後出師今

日奏凱還京豈可不行祭告以答庇護之靈貺乎

合無待到京之日以賊平班師先行祭告俟郊祀

禮畢仍照近日題奉欽依事理獻俘之後將各該

反逆重犯應處置者即為處置應會問者通行會

問議擬明白奏請定奪然後詔告天下如此則大

禮既舉大法以彰國是不搖人心足定我

皇上攘外安內之功兼備而無遺矣

正德十五年十二月

揭帖近日以來伏聞

聖體漸復康寧大小臣僚不勝懽慶自今以往尤

宜倍加調攝凝神靜慮願養天和凡一切遊翫動

心勞形之事悉置之而不聞止之而不為斯可以
收勿藥之全功也臣等尤念 郊祀慶成獻俘頒
詔等項禮典皆已另擇日期尚未奉有

明旨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誠不可以太緩者
况此後又有 殿試開封等事亦當相繼而行但
今 聖躬初愈不宜過勞前項禮儀該部題有獻
俘奏捷一節蓋 聖駕親征與尋常命將報捷不
同况首逆宸濠既已處置而各起罪犯又已有旨
法司會問所據獻俘揆之事體似亦可免伏乞
聖裁

正德十六年正月

年正月

批帖 仰惟

皇上凱旋之日禮宜即時頒詔天下一以告大功
之成一以布大賚之恩今

聖駕還京兩月餘矣臣等已嘗撰擬

詔旨進呈御覽適遇 聖體違和未蒙發出施行

昨聞欽天監擇日欲在郊祀之後然此與郊祀事
體自不相關未郊之前亦可舉行况今各處地方
水旱相仍災異迭見歲用錢糧小民拖欠數多各
邊軍士月糧經年無支該鎮奏討殆無虛月款徵
之於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於官而帑藏已空間

閭之間愁苦萬狀饑寒所逼嘯聚為非者在在有
之其畿內州縣及山東河南陝西等處盜賊百十
為群白晝公行劫掠居民被害行旅不通若非早
為拯救大加寬恤則將來事勢誠有大可憂者即
今遠近人心朝夕懸望 德音之降真如大旱之
望雲霓其情不容以暫已者伏願

留神省覽將前項

詔書早賜頒降以慰四海臣

民之望則德澤旁施和氣充洽人心悅懌而天意

可格矣

正德十六年一月

密勿稿卷之三

嘉靖初政時十七道

揭帖 今早伏觀

皇上御門視事宣諭禮官臣等仰瞻

天表喜慰良深退至閣中該司禮監官傳送下

御批題奏數本拜觀之餘竊幸

陛下躬覽章奏

親御宸翰字畫端勁真得心正筆正之意

陛下勤政務學之盛節見於更化之初如此可為

天下賀也尤望

陛下緝熙無間日進高明以延

宗社無疆之慶不勝感仰之至

正德十六年四月

題看得 天壽山守備太監某近日蒙調御馬監管事今又令其提督團營命下之日人皆駭愕以為御馬監職掌禁兵團營總戎重務豈可授非其人某昔在 先朝儉邪阿附壞事頗多特加斥逐不用正德年間黃緣守陵愈肆貪雲強占民田累死人命數多尅削軍糧歲取動至數萬賣放軍人二千有餘恃勢為惡人心積怨所以給事中史道等前後文章論奏欲付之法司明正其罪并追究援引之人蓋亦去邪慮患之深意也伏望

皇上俯賜鑒納亟將其革去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止令外私宅閒住別選廉靜老成小心無過之人提督營務庶幾人心悅服而

陛下清明之政亦無累矣

正德十六年五月

揭帖聞得近日京城有等無藉之徒指稱皇親名目強占人房屋地土搶奪人財物畜產真偽莫辯人心驚疑今燕山衛指揮王延鶴建言內一件保戚里其意實在於此仰惟

聖明御極庶政維新中外欣欣然咸享太平之福前項奸人所為萬一有之未免遺患戚畹上為聖

政之累如其果無亦可為先事之戒茲臣等上請
明旨禁約嚴加懲治非徒以革絕弊端亦所以保
全戚里實防微杜漸之一事也伏乞

聖裁

正德十六
年五月

題看得近年以來京城內外創建寺院窮極土木
侈用金碧委係侵盜國家財物剝削小民脂膏有
傷治化有失人心至於冒請名額營求護勅甚非
祖宗舊制仰惟

皇上新政之初剗弊除奸闢邪扶正此亦其一端
也所以言官論奏該部覆議皆欲將保安等寺遵
照詔旨拆毀其於聖政深為有助臣等擬稟
封進未蒙俞允切惟前項寺院之設萬一有益
於國無損於民則留之可也奉之可也然此乃異
端邪說之流瀆經亂紀上焉無益於國傷風敗俗
下焉有損於民自古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容以並
立者或以種福田求利益為說則他未暇論姑舉
近日劉瑾之玄明宮錢寧之石經山亦非本款求
禍也皆身被顯戮家底淪亡而畧不蒙其庇佑焉
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臣等心知其非不
敢隱默伏望 聖明斷而行之世道幸甚

正德十六
年七月

題為守成法恤人言以光新政事仰惟

皇上臨御之初推誠任賢虛懷納諫政令頒布悉從公論務復舊規十數年之奸蠹一旦剷除殆無遺憾中外之人稱頌 聖德切有至治之望夫何近日以來事或少變如法司奏上大獄某等已經多官會審明白擬以重典臣等依擬票旨未蒙俞允徃復執論數次既而徑從中改俱得免死各犯財產既不入官有妻子者亦免緣坐止於發遣充軍而已命下之日莫不相顧駭愕以為此等罪犯今乃悉從寬縱上無以正國法下無以快人

其何以示天下後世之鑒戒哉皆以為臣等議擬之過而不知臣等之實不與也昨刑官舉以為言至謂失職誤國臣等叨居禁近輔德代言乃其職分如今日之事失職誤國之罪誠不得辭但念臣等前此所以堅執初議而不敢阿諛順旨者本以求盡其職圖報於國也今職未能盡而乃來失職之譏國未能報而顧得誤國之罪臣等將何辭以自解亦何顏以自立邪夫朝廷之法乃上天之所命 祖宗之所貽

皇上膺上天命討之責守 祖宗畫一之規豈容

有一毫輕重於其間邪况更化之初政令之臧否社稷之安危所繫伏望

皇上仰遵 成憲俯恤人言亟將某等仍照多官原議寘之重典以垂後戒仍乞自今以往凡夫政令刑賞之施一以大公至正之道處之使臣等得以各盡其愚勉修職業以無負於維新之政庶幾少追誤國之罪於萬一矣伏乞

聖明采納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

題為講讀事今日早該司禮監官傳奉

即差官經筵日講免了待明年二月內來說欽此臣

等職居輔道聞命惶懼竊惟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講學脩德為先務者仰惟

皇上天性聰明昔在 藩邸早勤聖學踐祚之後山陵未畢即御經筵在廷群臣瞻望威儀莫不欣然相慶以為復見太平氣象今方數月忽然傳免雖先朝於隆冬大寒之時亦有暫免事例但今尚在孟冬之月天氣未甚寒冷一暴十寒古人所戒且聖學之勤與不勤政事之臧否天下之治亂安危繫焉不可不慎也伏望收回成命仍舊日御講筵務至大寒歲暮方行停止庶幾 聖學緝熙德

政修舉古帝王之治可以比隆矣

正德十六年十月

題為慎命令杜寅緣以保新政事近日節該兵部傳奉 旨意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舶并提督大壩馬房守備倒馬關等處官員命臣等撰寫勅書政令紛更中外駭異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采納忠言釐革弊政各處鎮守等項官員勤慎無過者仍舊其有黨惡黷貨壞事害人者固已屏黜更置殆盡見任各官類皆廉靜老成事體漸諳不聞有何過失輒復傳旨更換舊任者料已無擾於下新任者未必盡優於前而乃朝

更夕改徒爾滋弊長奸外議沸騰皆以為寅緣若

寵由於左右請託納賂上及宮闈不曰藩府之舊

人則曰戚里之私謁 聖明新政豈宜有此臣等

實痛惜之且天子以天下為一家百官萬姓皆其臣子覆育之下容可少私若以遠近為親疎以新舊分彼此是豈王者至公無我之心哉

先朝權幸徇私干紀幾危 宗社亦

陛下之所耳聞目擊者積習既久餘風未殄所宜深惡而痛絕之豈可恣之使復熾而益盛乎伏望聖明深懲往輒昭示永鑒亟命兵部將前項傳奉

鎮守等項官員俱行停止原任者仍令照舊辦事
各該 勅書免令臣等撰寫自今以往尤願

皇上遵 祖訓之內令體乾剛以獨斷慎重王言
詳審政體固不可偏於聽信亦不可過於更張則
國是不搖而 聖治可保矣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

題昨日該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以 清寧宮後三宮被火宮眷居住稠密款
奉遷

武宗皇后居西城仁壽宮 賢德二妃居永安等
宮臣等聞之不勝駭異切惟 西城仁壽宮外議

相傳以為 先朝廢黜幽閉之所 武宗皇后母

儀天下十有六年豈可一旦遷居其內且

武宗皇帝以神器之重傳之 陛下恩德甚大

其 后妃禮宜從厚今 康陵土尚未乾

陛下遽恐忘之邪又聞 憲廟皇妃原居 清寧

宮後今因災變亦款遷於西城 皇妃建事

皇祖亦既有年與今 皇太后實在同時親愛之

情不言可知偶然遭此回祿之變所當體念安慰

顧款置之此地非惟

陛下之心有所未安恐

皇太后之心亦有所不欲也況今日災變實上天
仁愛警戒之意無乃近日以來政令所施處之容
有不當者乎

陛下正宜側身思過修德正事以答天戒豈可更
有非禮之舉以失 官闈之敬拂臣民之心哉此
於事體關係甚大昨對司禮監官已嘗極論其不
可如已停止斯於 聖德無損不然恐天下之議
紛紛而未已也臣等職居輔導不容緘默伏乞

聖明裁納

嘉靖元年
正月

揭帖 看得鎮撫司題參給事中閻閔御史曹嘉主

事李崧祥查勘草場違法事情要行提問隨該科
道官交章論辯以為該衛設計沮撓勘官故乞究
治仍令閻閔等照舊查勘奏本遠與鎮撫司本同
日進入俱該司禮監官發下命臣等擬票將閻閔
等提問以科道官回護鎮撫司漏泄事情故令罰
俸回話臣等議擬數次未蒙 俞允竊照閻閔等
查勘草場行事委有過當但其遵奉 勅書惟欲
事情明白跡涉於刻意本為公既該鎮撫司參提
朝廷自有處置各該科道官不候 明旨輒便具
奏罪以回護亦不為過但優容言官自是

朝廷盛德之事其與鎮撫司進本同日者蓋因齋戒將近亦偶然耳仰惟

皇上登極以來釐革弊政開廣言路天下臣民方稱頌之不暇前項舉措關係甚大合無將閭閻等免其提問科道鎮撫司官特賜寬宥并其餘俱如臣等所擬斯於

聖德聖政兩無所損矣

嘉靖元年十月

題今早該司禮監官傳示

聖躬已就康泰將出視朝大小臣僚曷勝歡慶仰惟聖德懋隆天心眷佑固宜早遂勿藥然臣

子之心猶有不能不過慮者蓋六之一身必血氣堅定精神完固然後為安雖在平居之時動靜食息皆有調養之道况當平復之初值此隆冬之日尤望順時保愛倍加慎重興居有期飲膳有節和以適體靜以養心但凡快意適情之事皆宜節省至於宮中不急之務無益之作一切停止不必上干聖慮庶幾調攝專一太和保合而迓承福履於無疆矣臣等無任忠愛惓惓之至

嘉靖元年十一月

揭帖近日畿內之地一冬無雪將來農事可憂

皇上軫念民窮特勅禮部擇日齋戒祭告祈禱

乃以本月二十二日為始

皇上朝罷遂致齋于文華殿是日即見雪霰微落今二十三日自晨至晡雪落未已百官萬民無不欣躍稱頌以為我

皇上一念誠敬之心感格上天神速如此明春農事猶有可望但今年自秋無雨至冬無雪土脉乾涸必得盈尺之雪庶為豐年之兆尤望

皇上益堅睿志敬天勤民恒存於念慮之間不使有一息之或間則聖心純一天意昭孚和氣瑞應將駢集于今日矣伏乞聖明留意

嘉靖元年十二月

題為一法令以息群議事近日巡城御史劉鞞題

參并工部作頭宋鈺等具告被革校充軍匠李陽鳳等撥置科斂事情已該刑部將各犯行提到官問理間續該太監崔文題節奉欽依宋鈺李陽鳳等拏送鎮撫司打問既而刑部尚書林俊等具奏要將李陽鳳等仍送本部問理復奉欽依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臣等聞之切恐法令不一異議紛起有傷治體大為聖德之累夫

朝廷設立法司衙門凡大小刑獄之事皆其職掌間有機密奸宄重情則令鎮撫司追問及其問畢

俱送法司擬罪發落此乃 祖宗舊制行之百餘
年法有定守事咸歸一莫之敢變未有法司提問
人犯事未歸結而復改送鎮撫司問者蓋雖正德
年間權奸亂政亦無此事今

聖政維新可復有此舉措乎且其事之虛實罪之
輕重自有公道固不容以一人之私而遂廢天下
之大法也今林俊等特具奏本至以去就為決蓋
欲以此感悟 聖心正其法守亦甚不得已之情
也 皇上若加省覽則其是非可否必能洞見而
聖意於此猶未釋然者豈鎮撫司可信而法司獨

不可信乎况前日崔文之本不蒙發下旨從中出
臣等既未得與聞昨林俊等之奏臣等擬票欲將
各犯俱送法司究問而不復商確徑從中改豈一
人之言可聽而衆人之言顧不可聽乎此事甚微
所損甚大伏望 聖明俯賜鑒納亟將李陽鳳等
并陳泰等仍令法司一併問擬取自 上裁庶幾
法令均一事體允當而天下之議自息矣

嘉靖三年
閏四月

揭帖

看得刑部題欲將會審過重囚何明等速正

典刑一節切惟天道有生長而無肅殺則不能以
成萬物人君有德禮而無政刑則不能以治萬民

蓋人君奉天命以治天下其道不得不然也前項
囚犯俱係叛逆奸黨強盜人命重情中間如李琮
等黨比江彬同謀反逆罪大惡極神人共憤乃常
赦之所不宥者已經多官累次會審情真科道三
覆具奏所宜速正典刑以上順天道下快人心今
乃無故連年不決致緩天誅其可以示天下之大
戒乎陰盛陽微災異迭見未必不由於此雖曰天
子以好生為德然惡者不去則善者不安去惡人
正所以安善人大學所謂惟仁人能好人能惡
人正此意也且我朝祖宗以來每歲秋後處決

囚成憲具在百五十餘年之有改

先朝或有一二年不決囚蓋因當時偶有妨礙如
上年孝惠之喪爾停刑猶之也況當時罪
人豈有黨逆如李琮等之所犯者乎近者科道官
連章舉奏臣等擬票款照前旨處決未蒙
俞允今法司又以為言伏望

聖上俯從衆論仰申舊規大張乾斷仍令所司將
前項重囚押赴市曹處決以懲亂逆以彰國法天

下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

題近日有旨差官前往蘇杭等處織造該工部

及六科十三道各具本執奏乞要停止未蒙
俞允臣等以事干撰擬勅旨亦嘗題請暫免差官
留中不報今吏部等九卿衙門又復合詞具奏臣
等切念今歲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湖廣等處俱各
災傷重大而南直隸地方尤為十分狼狽蓋數十
年以來所未有之變也臣等前此二疏已備陳之
即今傳聞沿河一帶盜賊漸已生發百十成群所
在劫掠甚至人口相食近蒙

皇上差官賑濟困苦垂死之民方感仰

聖德懸懸在望若復有此舉是未沾其惠而重墮

其害將來禍患誠有不可言者

陛下子育萬姓當以節用愛人為心乃以自奉之
物汲汲取辦而民隱不加之意天下人心其將謂
何今滿朝大小之臣皆以為言而天聽未回此雖
一事關係 聖德甚大伏望

皇上俯從眾論暫免差官該用袍服止令本處鎮
守等官計處進用將吏部等衙門題本照依臣等
擬票批出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嘉靖二年
十二月

揭帖今日復蒙發下鎮撫司本該司禮監官傳示

聖意欲將御史馬明衡朱泚罷職為民御史李本

陳迥員外郎林應驄降級外任臣等仰惟
皇上奉侍 兩宮孝敬純篤本無少間馬明衡等
偶因免命婦朝賀一事不加詳審輒行奏瀆季本
等不候問結輒復論救諸臣輕率之罪固不能無
但已下詔獄若量加罰治亦足以示懲戒今若遽
如前項重譴未免用法大過傳之四方將謂
陛下因此五人者言及 宮闈激怒得罪則
陛下純孝之心何以自白於天下且此五人者不
足惜 但恐於 聖德不無少損耳況今當災異
修省下詔求言之時而乃以言罪人此豈

聖明之世所宜有哉臣等一念愚忠不容緘默昨
已具本未蒙 俞允今再擬稟量加罰治伏乞

聖明即賜批出施行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三月

揭帖 看得差官織造一事近日在廷大小群臣累

疏具奏欲乞停免尚未奉有 明旨見今各處地

方災傷重大淮揚等處饑民相食骨肉不能自保
盜賊所在生發水路阻滯難行將來禍患恐不可
測所以臣等不敢不披瀝血誠極口為

陛下言之惟恐上畏 天變下恤民窮以全

聖德非有他也若曰成化弘治間亦嘗行之然當

時歲豐時和百姓安樂未有非常災異民窮財盡
如今日之甚者臣等明知利害言而不盡設若事
變之來一旦 聖心悔悟追論及此臣等雖萬死
不足以贖其罪矣今臣等不避煩瀆謹擬旨意一
道封進伏乞

聖明鑒納亟賜行之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

摺 昨日伏睹

天威將部院等衙門各言事官併下錦衣衛獄臣
等不勝悚懼緣各官伏 闕論奏繼以號泣誠為
有罪但區區一念亦皆出於忠懇其情可矜况各

衙門缺官辦事加以天氣炎熱萬一病憊不測有
傷國體伏望

聖明少霽天威嚴令各回衙門辦理事務亦足以
示懲戒而無累於

聖德矣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嘉靖三年七月

跋密勿稿

古之君子以康濟天下國家為心以
致君澤民為任而有我之意不與焉
其進而用也則憂治世而危明主其
退而不用也則淑諸人以傳諸後雖
已不能為有人得而用之使斯世斯
民底於康濟不必其盡出於我也如
賈董之於漢陸敬輿之於唐范文正

歐陽子之於宋。率用是道。自當時觀之。數君子之言。未必其盡行。自後世觀之。雖英雄豪傑之士。皆宗之。而不能外。故魏相。條陳賈董之策。以濟中興。蘇文忠。校進陸宣公奏議。以備帝學。皆千載一時也。吾師少保礪菴老先生。以碩德重望。歷事四朝相。

武皇及

今上。經綸密勿者。垂二十餘年。其律度。足以師帥庶僚。其遠識。足以錯綜萬務。其博聞。足以通會九流。其忠言嘉謨。足以弼成百度。凡致君澤民。以康濟斯世者。乃其素所蓄積。如先生所述。密勿稿特其一。二云爾。異時殫姦瑇。薙逆藩。斧鑕巨魁。如左右手。

至於處置國家大事保全金甌天下
付諸

聖明天子致治之盛比隆堯舜其旋
乾轉坤之功時論方之司馬文正非
若賈董數君子未能行其言者可以
同日而論也歐陽子所謂垂紳正笏
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

先生其人乎迹其所論循志必一一
盡行其效驗固已如此使後之君子
嗣其說而宗之以用於世則其澤流
於斯民者寧有既耶是又先生公
天下之為心也因用梓之與天下共
先生所著別有鰲峯類稿二十六卷
聯句私抄四卷辭榮錄一卷歸田雜
識二卷藏於家此特其一爾其大意
先生已敘諸首簡茲不敢僭

嘉靖丁酉夏六月之吉

賜進士萊州府知府前南京廣西道
監察御史沭陽門生仲選謹跋



